

杜鹃花海

● 李朝信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序

赵禹宾

作家李朝信，从发表小小说处女作《奇遇》起，就执着于文学创作。10余年来，他以清新隽永的300余篇小小说展示在读者面前。到目前已出版了《花蕾纷繁》、《山花朵朵》两本小小说集，《杜鹃花海》是他的第三本小小说新作。

面对当前众多的小小说佳作，他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艺术视觉，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，贴近现实、贴近生活，比小说短篇短和微篇长的小小说。这种快餐式的文学，催生读者的审美观。

从他的作品中，我领悟有三个特点：

人美。他长期供职于部队和地方机关，当过兵，当过领导，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坎坷的人生经历。在创作中，自觉地把视野和笔触伸向广阔的生活天地，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人的丰富内涵和理趣。在他的笔下，各类人物栩栩如生，活脱脱就在眼前。《老乞丐》写一个被人瞧不上眼的

老乞丐，舍命从激流中救出落水儿童很动人，表现了美的人性。《普通人家》中一对年轻夫妻在清贫的生活中，相依为命很感人，表现了美的人情。《烛光》中的老学长独占上面下达的“右派”指标很笑人，表现了美的人格。作品让我们从普通人的身上，看到了人性的本色和人格力量的伟大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事美。他的作品，把世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有趣味、有意义的故事，以小小说的文学形式编制设计出来，让人联想翩翩，沁人心脾。贫困的《哑娘》，以深深的母爱，收养两个弃婴，历尽千辛培养成了大学生。他以节省的笔墨承载了有分量的思想和艺术形象。《奇缘》精心构置了许多情节，将生活里的“机缘”集中起来，把一对情人相遇的情节引向预定的方向加以巧合，让读者在作品中去寻找自己的答案。《撕榜》充分利用偶然，将不曲折又不复杂的情节，适时掀起波澜，让人从中领悟某些哲理来咀嚼。

景美。作品用人间美景去衬托和丰富人物和故事，取得了使人物有血有肉的效果。《佛光倩影》把一对恋人放在峨眉山的奇异景色中去重逢，使金顶的夜月、日出、云海、佛光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。读者看了作品，如亲临其境。《杜鹃花海》写老战士携妻带女瞻仰长眠在杜鹃花海里的救命恩人老班长，描绘了多彩的杜鹃花海。《回家》把农村的路、景、树写活了，作品中，真有点路可以走，景可以观，树可以揽之感。

从已出版的三本书可以看出，他以花为书名，以花字排成书名的一、二、三位。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他在新的探索中不断努力，写出更多的上乘之作，推出以花字排到书名第四位的新作。

（注：赵禹宾，作家，文艺评论家，现供职于河北省联文艺理论研究室，任《小小说月报》主编。）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(1) | 1. 回家 |
| (5) | 2. 撕榜 |
| (9) | 3. 艳遇 |
| (13) | 4. 后妈 |
| (16) | 5. 老乞丐 |
| (20) | 6. 中奖 |
| (23) | 7. 普通人家 |
| (26) | 8. 钱缘 |
| (29) | 9. 剪报迷 |
| (33) | 10. 情网 |
| (37) | 11. 文秘书 |
| (41) | 12. 觅妻 |
| (45) | 13. 惊梦 |
| (49) | 14. 调岗 |
| (53) | 15. 许诺 |
| (57) | 16. 登稿 |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(61) | 17. 答案 |
| (66) | 18. 女兵 |
| (70) | 19. “口吃”的福音 |
| (74) | 20. 把柄 |
| (77) | 21. 醒悟 |
| (82) | 22. 储姐 |
| (86) | 23. 烘笼 |
| (89) | 24. 赶场 |
| (93) | 25. 冬梅 |
| (97) | 26. 出书 |
| (100) | 27. 奇缘 |
| (104) | 28. 烛光 |
| (107) | 29. 忙 |
| (111) | 30. 请客 |
| (115) | 31. 还乡 |
| (119) | 32. 老伴 |
| (122) | 33. 榆木脑袋 |
| (126) | 34. 选择 |
| (130) | 35. 二楞 |
| (134) | 36. 信 |
| (138) | 37. 认亲 |
| (142) | 38. 追美 |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(146) | 39. 药方 |
| (150) | 40. 家规 |
| (153) | 41. 小孙女 |
| (157) | 42. “奸细” |
| (162) | 43. 男人不累 |
| (166) | 44. 伤痕 |
| (169) | 45. 尴尬的愿望 |
| (173) | 46. 万元肚 |
| (177) | 47. 憋妻 |
| (181) | 48. 父亲的珍品 |

回 家

娘和弟弟生活在一起，靠种地度日，小日子过得清清淡淡。

我工作的地方离老家太远，交通极不方便，回家一趟真不易。开始一年回一次家，后来两年回一次家，再往后四、五年才回一次家，与家里的联系，一靠书信，二靠电话。

弟弟又来信了，自然和以往一样，说一大箩筐家乡的事，还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：“娘的年纪渐渐大了，可身体和精神尚好，有我和玉莲照顾，不用你们操心。你在外做事不易，好好珍惜自己的那份工作。”信的结尾笔墨浓于其它地方，让我的双眼豁然一亮：“哥，这几年农村变化可大了，柏油路修到镇上，公共汽车开到家门口，省城到镇上每天发好几趟，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。”

家乡的巨变和弟弟那喜悦的神情跃然纸上。

“柏油路修到镇上。”我看完信，真有点不敢相信。我怕自己的眼看花了，用手巾揉了揉眼睛，再把双眼睁得圆溜溜的，又仔细看了那一段，信上写的事着实让我吃惊不小。

我家地处山沟，乡民们全靠种地过日子，人多地少，可以说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。

老家离县城 80 余里，一处石板路走了不知多少代人。小时候，我在画本上看见过公路，柏油路是什么样儿也不知道。

我 13 岁时上中学，从家里到学校全是步行，在那小石板路上，走了一山又一山，过了一沟又一沟，80 里的路总觉得好长好长。

与同学闲聊，提起走长路的事，我就想起了头上冒汗，脚板起泡，腿杆发酸的那种滋味，我的身上就发麻。

我参加工作不久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通到镇上。我回家，是弟弟骑上自行车按约定时间到城里等候，看见弟弟有了一辆旧车，我心热了，我为老实巴交的农民弟弟骑上自行车高兴得要死。

我刚坐在自行车后架上，弟弟双腿一踩，自行车向前飞驰了。自行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乡村公路上，颠得我要命，整整花了 5 个多小时才到家，我一下车，人好象散了架似的。

在外成家后，我偶尔也回家，可等车和转车挺麻烦，回一次家像“打仗”似的，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乡民们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，各自施展自己的本事挣钱，走上了富裕之路。一向安分守己的弟弟也犯了“红眼病”，变得不“安分”起来，他做起了水果生意。一次，弟弟购的水果比较多，由于运输上的问题，水果烂了不少，还亏了本。切肤之痛，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了摩托车，运送水果到县城贩卖。有了摩托车，他进县城成了家常便饭，来回方便多了，自由多了。这些事情，是弟弟在信上告诉我的，那语气不像出自一个农民弟弟的口中，真还有点像个“大款”的派头。

春节，我想回家，但想到骑车在那高低不平的公路上“跳舞”似

的行驶，头皮又发麻了。

正当我犯难时，弟弟来电话了。他说他开车到省城来接，并约定了见面的地点、时间。

到省城，我刚下公共汽车，一辆摩托“咔”地一声停在我面前。接着，“哥”的声音传进我耳里，弟弟就站立在我身旁。

看见红色的摩托车在阳光照耀下发出光亮，我惊呆了。虽然农民骑上摩托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在山沟种地的弟弟用上摩托车，让我吃惊，但还觉得有几分滑稽。

“好家伙，你骑上嘉陵了。”我控制不住自己，竟脱口说出这几个字来。

听了我的话，弟弟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，顽皮地眨动了一下眼皮，像拉乘客一样：“先生，请上车，坐我的车绝对安全。”

我刚坐上去，“嗖”地一声，摩托象箭似的射出，吓得我紧紧地抱住了弟弟的腰。

弟弟驾车行驶的神态，出奇地镇静。我给自己调整好心态，暗骂开了自己：“怕死鬼”。

奇了，从省城到县城，高速路又宽又直，摩托车行驶在路面上又平又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像一曲曲动听的音乐。

弟弟驾驶的摩托车下了高速路，又奔驰在从县城到镇上的柏油马路上，昔日又弯又窄的旧路不见了。到家，我看了看表，路上行车的时间不到一小时。

弟弟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，越来越红火，还挣了一些钱。他那辆嘉陵车早已换成了小型运输车，真是“鸟枪换炮”了。他的生意从县城做了省城，用自己的车做自己的事情，外出做生意，再也不为交通工具的事儿犯愁了。

退休前，我想把儿子媳妇带回老家，弟弟知道这件事后，他约定他开车到省城来接人。

老妻最怕坐车。车子越小越晕车。听说弟弟开车接全家人，

她也来了劲儿，也要回老家。

我一家四口人在省城汽车站，走下车脚还没站稳，弟弟已经把车开到眼前。

我打量了一下小型运输车，挺洋气，也很灵巧。驾驶室有两排坐位，还有空调等设备。我眼睛一亮，惊问道：“这是你的车？”

弟弟点了点头，竟憨乎乎地笑起来，眸子里有种得意的光点在跃动。

汽车在高速路上飞奔，脚下的路，窗外的树，远处的山，从我眼前一晃而过。此时，我才觉得，坐汽车不再是受罪，而是一种享受。

我把目光伸延到窗外，窗外那些神奇的东西统统映入我眼帘。山还是那些山，山变绿了；地还是那些地，地变肥了；水还是那些水，水变清了；房再也不是那些茅草房，房变漂亮了。老家过去那个穷样子，再也不见影儿了。

我这颗日趋老化的心开始舒展，一如花蕾遇雨露开放了。

我刚进老家的房门，就热烈地拥抱了妻子。她大为惊诧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家乡变了，变富了，难道你不高兴？”

我和妻的脸上都露出了笑意，就像阴雨的季节忽然见到了阳光那样畅快。

撕 榜

川南的六月，骄阳似火。局机关 100 多名职工挤坐在大会议室里参加专业知识考试，室内的空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时针指向 8 时，参考人全部到齐。

丁局长站立在主席台，先瞪圆了双眼，用那明亮的目光流射台下，脸上盛满了笑容。然后，他“呼呼呼”地清了一下嗓子，冲大家一笑，说：“局机关职工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知识考试，从局领导到职工都参考，人人都得考好，考分张榜公布……”他讲了考试的意义，讲了考场的要求，讲了考分奖惩兑现，他讲的话多得像中国人一样。

他一开腔，有些话说得挺硬，把大家给吓倒了。

他讲话时还带笑，那固定的笑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室内很安静，室外一枚树叶飘落的声音都能听清。

丁局长走下台，一屁股坐在第一排，他

的身旁是办公室的赵主任。

丁局长的身体发胖，比别人显得更热，雪白的衬衫湿漉漉地沾在后背上。他一边擦汗，一边不停地伏案答卷。

怪了，这么大的考场真静，连咳嗽声也没有，只听见沙沙的写字声和试卷翻动的纸张磨擦声。开始做题，丁局长还比较顺当，手中笔一个劲儿的往上面写。可后面越做越难，他傻眼了。

说实话，上面发下来的书和资料，丁局长看过几遍，也有印象。不知怎么搞的，遇到考试来真的，原来记在脑子里那些东西忘了。他真有点生气，他暗骂专出难题的人，暗骂对自己保密的办事员，暗骂自己变得像头蠢猪。他明白这些暗骂不怎么正大光明，只能烂在自己肚里。

他转过头，看见赵主任做题得意的样儿，心中便产生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想法。他刚想伸过头去，才意识到身后有许多人，一旦被人盯住，自己那张老脸往哪儿搁。他觉得有失身份的事不能干，他要与大家保持一致，已经抬起的头又埋下了。

题越难做，丁局长心越急，头上沁满了豆大的汗珠。他皱了一下眼眉，立即想起当众说的那番话。他有点后悔自己把话说得太死，没有余地。他觉得现在已经说了，自己说出的话已经是覆水难收。

沉默了好一阵，他凭他的工作经验，硬是把那些难题做完了。

他扭过头，往后瞟了几眼，考场内只剩下10多人。他急了，连复查也顾不上，就匆匆地交了卷。

走出考场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偷偷地笑了。他觉得自己是局长，党组书记，是两个一把手，按常理，应该是第一名。那些评卷的人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，会在笔下留情，给自己一点面子。这么想，他放心了。

不久，赵主任接到上面寄来的考试成绩通知。他浏览了一遍，简直惊呆了，丁局长考了个倒数第二，这是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

的。

赵主任不敢向外透露评分成绩，但这个牵扯方方面面的事儿不好做主，他在电话里问外出的丁局长：“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张不张榜公布？”

“说话算数，照实公布。”在电话里，丁局长连想都没想一下，连问都没问一声，就拍板了。

赵主任在桌上铺开红纸，面对两个一把手这样的成绩，他犯难了。

嗯！照实写，张三里、王红顺、李老四……排在前面的尽是普通职工，刚写 30 多个名字，他突然收住了笔。他觉得这样抄下去，丁局长只能排在后头。他怕秋后算帐，怕自己在主任这个位置呆不下去，他毁了桌上那张红纸。

他犯愁了，愁得把眼皮盖下，制造了一个白天的黑夜。

啪！赵主任点燃了一只烟，狠狠地抽了一口。猛地，他的思绪在广阔的空间悠悠荡荡，他真有悟性，突然想起市委换届主席团成员的排列，双眼一亮，又长长的抽了一口烟，浮云似的烟雾从口中喷出，他像一个久渴的人找到带露的叶片，乐得眉飞色舞。

公布考试成绩，按姓氏笔画排列，丁局长排在第一。这一杰作，他好兴奋，好惊喜，又好累。

丁局长回机关已是下午 6 点半，职工下班全走了。突然，天上下起了小雨，地面全湿。他拨通电话，拿起话筒问赵主任：“考分抄好没有？”

“职工走完就贴出去了，请局长去看看。”赵主任以兴高采烈的语气告诉他。

丁局长下楼，老远就看见墙上新贴出的红榜。走近一看，他的眼光突然定住了。他的名字排列第一。这是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。再看分数，才发现自己是倒数第二。他的心底涌起一种莫名的慌乱，唇边的笑容像刚刚展翅便遭风雪的花朵，渐渐冻凝成化

石。他的脸上像被人重重的打了几巴掌刷地一下飞红。他恨不得地上立刻开出个缝来钻进去，把自己藏身起来。

他是那种骨子里很孤傲的男人，一些藏在深处的情绪明晃晃地钻出来，锥一般地在心上刺痛。他怀疑是赵主任出他的洋相，给他难看。他有点恨他，而这种恨见不得人，只能埋在脑海里。

雨越下越大，刚贴在墙上的红纸全湿了。丁局长见到这种景情，真激动了。他转动着身子，放眼看左，看右，看四周，始终不见人影。他用大手一把撕下红纸扔在地上，恰好剩下一点没有字的红榜头，他感谢上天暗助自己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赵主任走到他的面前，一看公布表成了那个样儿，不由惊讶地叫了一声，口里吐出脏话来：“妈的，老子花了几个小时才抄完，抄得我手酸眼涨，刚贴出来被谁撕球了。”

他望了一眼丁局长，他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抹灼灼烧烧的东西，却只有一瞬间便消失了。他已看出点名堂，想申辩，嘴唇动了动却没开口。

他故意扳起脸，挤出几分冷笑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丁局长何等聪明，他挤出几分浅笑，劝道：“天上正在下雨，可能不是人撕掉的，也许是雨水淋坏的。没了就没了，有个意思就行。职工看见这种情况也不会说什么的。”他的话怪怪的。

赵主任刚张开嘴，还想说点什么。丁局长手一摆：“算了算了。大家十分清楚，局领导中层干部工作多，年纪又大，记性不如年轻人，参考就不错了。好在老天作美，留下榜头，要不……”

丁局长微微伸出舌头扫了扫嘴唇，浅笑起来，赵主任心领神会地跟着笑了。

他们的表情都很复杂。

艳 遇

军校毕业,我刚回到机关,在医院工作的战友大林就找上门来了。他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你看看你多大年纪了,连个对象也没有。我在女护士中选了一个,中不中,你自己相去。”他还告诉我和她约会的地点、时间。

战友的一片好心,我真领了。

碰巧,约会那天,天空飘着雪花,开始一片片地飘,后来一张张地落。雪花由小变大,由稀变密,漫地漫天地飞舞,我走在雪中已感到了雪的份量。

雪下起来,地面一片洁白,逛林卡的人就纷纷散了。

医院在林卡的深处,林中的一条大道直通大门口。我站立在大道和林中小道的交叉口,面朝大道,双眼直直地盯住医院那个方向。

雪越下越大,雪花大朵大朵地飞落下来,雪花真白,真漂亮。朵朵雪花飘在我身

上、头上，好似专门考验我，没多久，我成了雪人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雪她会来？”我自言自语，雪花趁机飞进我的唇里。

我正思量着往前走几步，抬头朝右边的小道望去，蓦然发现一双眼睛正直直地看着我。

我镇静了一下，站在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，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军人，她身穿白色工作服，犹如一朵在雪山上独放的雪莲花。

我望着她，猛地看见她那右嘴角的美人痣，禁不住笑出声来，笑得她莫名其妙。

她眨眨眼，双眸闪亮，惊喜地说：“唉呀！原来是你。”她的眼眉一皱，“五年前……”，她一脸喜气，还脆生生地笑出声来。

斗转星移，一晃五年，她却出落成了一朵早晨含露的白玫瑰。

她提到五年前那一幕，让我的思绪的小船沿着记忆之河划向那个年月……

初秋夜晚，明月皎皎，不一会儿，起风了，夜风习习。

持证代哥开出租车的维娜，心情格外喜悦，因为一个晚上，她驱车城区，已经挣了80多元钱，这对她一个待业高中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。

车里的收音机传出优美的流行歌曲，使她真有点飘飘然了。车行驶在闹市区的商业街，一个身材不高，略显瘦小的男子闯入她的视线，并向她招手打的。她动作麻利地将车停下，挺热情地打开车门，一双秀目射出明亮的目光，向他投去甜甜的微笑。

“去双竹路多少钱？”那人试探性的问道。

“7元。”

“5元行吗？”那人翻了一下眼皮，在讨价还价。

维娜瞟了他一眼，暗想，双竹路是城郊，看这个人穿着平平，外表挺老实，像个农村人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她笑了笑说：“上来吧，5元就5元，先讲好，到时不扯皮。”

“行。”那人狡黠地苦笑了一下，脸色有些阴。他急忙坐上车，顺手从衣兜里取出皱巴巴的5元钱，递给了她。

维娜摸了摸鼓胀的衣兜，哼着小曲儿，开车向城郊驶去。

车行至一条小巷口时，那人要求停车。维娜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还是将车停了下来。她笑笑说：“再见，大哥走好。”好字刚出口，就感觉到肋下有硬物抵住了自己。这个在她眼中的老实人已经换了一副面孔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：“快，快把钱全掏出来，要不然……”

维娜瞪圆双眼，目向右投，抵在腰间的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

她突然醒悟，脸都吓白了。她一边掏钱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、你别伤害我。”

正好，我从巷里出来，猛然看见一辆红色奥托车停在那里，车里传出女人的求饶声，预感到出事了。我提高嗓门大喊道：“赶快住手，你想干啥？”

那个人听见吼声，猛地看见从巷里冒出一个军人来，吓得跳下来跑掉了。

“伤着没有？”我走近出租车，望了她一眼。

她回过神来，开亮车灯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没、没有。”看得出来，她的内心升起一股温热的感激。

我把目光投在她脸上，突然感到冥冥中出现两个亮点，我看真了，那是女孩注视我的两颗黑珍珠般的眼睛。

我把目光伸向她身上，才看清这个女孩个子高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瓜子脸，黑发像长长的瀑布，秀脸给灯光一照，特别俊美，右嘴角一颗美人痣特显眼，她已有了女人那种成熟的美艳。

一阵惊悸之后，她那阴暗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：“今晚，是你救了我，要不然……”

我摆了摆手，用话岔开：“晚上，别跑城郊，一个女娃子开车可得小心啊。”

“嗯。我会记住你的话。”她的话叮叮当当的，像金子一样。